

穷人：“待富者”——人情味的台湾词儿

“无论是交通、环境还是礼仪，都很有秩序，值得欣赏。”尽管已经回来大半年，济南第一中学党委书记刘新利还是逢人便对眼中的台湾点赞。

今年初，济南、青岛、济宁等几个城市的十几位校长，组团赴台湾参观当地的传统文化教育。大家回来撰写心得时，不约而同地用到了几个关键词——传统、文化、规矩、礼貌。

说起来，这些年两岸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率先“飞”到海峡这边的，便是一些传统文化的词汇表达。

200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首访大陆，把“愿景”这个词带了过来。“会商”一词也很快流行，替代了以往的“商讨”。

细心人可以发现，虽然表达着同样的语义，但在“台湾话”中，不少词汇的文化味、人情味更足。比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出于尊重古语序和声调的缘故，台湾仍说成“得兼”；对穷人，台湾称其为“待富者”，公交车上的老幼病残孕专座则被叫做“博爱座”。最近，一名台湾教授与女助理偷情，法院判决书中是这样表述的：“两人超越正常社会礼仪。”

“老师要能这么教，该有多开心”

作为一名来自儒家文化发源地的教育工作者，济宁市教科所所长刘绪菊去台湾时发现，台湾的学生离孔孟曾颜这些先贤走得更近，没有对传统文化走马观花，而是扎下了根。

说起传统、圣贤，台湾的学生会不会感觉很沉重？

答案是“很轻松”。

“孔子会不会自黑？会的，别人形容他是丧家之犬，他还会承认。”《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与弟子走失后发生的故事，被台湾第一女子中学的高级教师陈丽明这样解释。她告诉学生，自黑不是否定自己，而是另一种自信的表现：“你看，孔子都可以正视自己的缺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回避？”

这是一堂台湾教师在儒家圣地曲阜“班门弄斧”的公开课。不过，一堂课结束，陈丽明收到许多大陆学生递上的小纸条。一名学生简单地写了一句话：“如果我们的老师也能这么教，该有多开心啊！”

一位坐在台下听讲的当地教师数了数，从谈恋爱到做好员工，陈丽明一堂课讲了十几个《论语》故事，每个都是信手拈来，又在现实中用得上。

大道理不必讲，已是生活习惯

济南容德两岸教育文化研究院负责人王建菲是这次山东校长台湾行活动的发起人。几年前，他第一次接触台湾的传统文化教育便十分着迷。在做了深入了解后，王建菲发现，传统文化能在台湾扎根，并不是家长、老师为孩子们特意做的设计。

说起来，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本来没有“根正苗红”的资本。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董金裕是地道的台湾人，对这一点，他深有体会。

董金裕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在台湾使用了50多年的国学教材的总审定。为了能让国学教育在台湾扎根，这位前国民党高官的秘书辞去要职，专心研究起国学，还拜了国学大师钱穆为师。

董金裕说，郑成功去了台湾，算是中华传统文化来到台湾的一个契机。在这之前，来到台湾的文化人都是被贬黜的官员和被发配的囚犯，吏治也不是很好，台湾土著甚至因为官员贪腐时常爆发起义。

几百年来，福建和广东的大量移民又把传统文化源源不断地带了过去。“他们对原乡有怀念，便将接受的中华传统文化演变为生活的习惯。”董金裕说。比如，不能随便看人家大小便，台湾的父母会教训孩子“眼睛会长针眼”；孕妇不能拿剪刀，便说“小孩子生下来会畸形”。

“如果是和老百姓讲道理，可能讲不通，于是人们就用这种威吓的方式，来约束你不要触犯禁忌。”董金裕说，恰恰是因为这些先民识字不多，不会讲大道理，一代代传下来的道理才更加生活化，更容易在生活中吸收、传承，并形成习惯。

今天，台湾老师每天会检查学生的指甲有没有剪整齐，耳朵有没有洗干净，衣服有没有折；乘坐电梯的居民会自觉地靠右站；乘坐公共汽车，大家会主动让座……一些传统文化的义理不必强调，自然成为公共行为规范和社会道德准则。

在一次两岸中学生作文大赛中，王建菲发现，这种“生活化”让很多台湾学生的感情更真挚，文章言之有物。相反，大陆学生更喜欢用高大上的形容词。

梁启超的教学方式台湾一直在用

除了传统习惯，课堂教育也必不可少。

在大陆，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是两门课程——语文和思想品德。在台湾，小学和国中只有一门语文课。

台湾的小学课本将传统文化故事改写成白话文，国中则在《经典》中选择比较短的古文，高中阶段才有专门的传统文化必修课。教学大纲规定，传统文化课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中摘选内容，语文课本则选摘《老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作品。

一段时间内，台湾有过专门教授道德的课程，叫三民主义课，但这个课程过于教条，大家都反感，后来便取消了。

“如果只是讲大道理，学生肯定很厌烦。”董金裕说，道理是死的，人是活的。课本绕不开圣贤的教诲，要把这些教诲活泼有趣地讲出来，便成了台湾教师的重任。

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段心仪，退休后担任“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资源中心”的研发教师。她认为，教学不能使用教训的方式，否则效果一定很差。因此，台湾的教师会引经据典，举生活中的实例，让学生慢慢体会。

教师不仅讲孟母三迁，还会讲救火兄弟（消防员）、救生员的故事，原因便是害怕孩子们从小都要当科学家、政治家、大将军，好高骛远。“我们会让孩子们知道，将来不一定非要成为大人物，只需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董金裕说。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其实有米也得巧妇炊。这一点，台湾的教师队伍做得称职。

虽然教师大都毕业于台湾一些大学的中文系，但台湾的大学中文系与大陆不同。中文系课程分为三部分，第一是考据，第二是词章，也就是文学，第三是义理，也就是思想文化。而大陆的大学中文系只教授到第二部分。

陈丽明说，在台湾，一本《论语》，教师要通读几十遍，几乎达到倒背如流的地步。对宋明理学中经典段落的解释，从小学到高中，台湾教育部门一方面要求教材的解释统一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准，另一方面又要求教师对不同的解释多多掌握，以便给学生更大的思考空间。

这套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教授国学时采用的教学方式，100多年来在台湾一直未变。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董兴生

“台湾最好的风景是人。”从台湾参观回来后，济南一中党委书记刘新利禁不住感叹。

在这道“最好的风景线”背后，是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承和扎根，是台湾家庭、学校、民间和政府多方对传统文化的打造。小到大人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大到社会对政府政策的质疑和反对，台湾在传承传统文化过程中走过的路，值得我们品读和琢磨。



传统文化融入骨血，咋做到的  
台湾这样教国学



台湾宜兰县组织儿童珠心算比赛，坐前排幼幼组的小朋友奋力作答。（资料片）

国学教育在台湾也差点断层

今年年底，山东一些校长还将参与台湾行活动。许多校长说，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台湾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融合？

“听报告时，一位台湾教授说他们小时候左边口袋放什么、右边口袋放什么都是规矩，甚至唱过养成习惯的歌谣，这让我感觉台湾的礼仪习惯是深入人心的。”济南市光明街小学校长程涛说。

但这位台湾教授坦承，台湾的传统文化传承也屡遇“暗礁”。

近代台湾经历过日本的殖民统治，所幸中华文化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但2006年，民进党执行“去中国化”政策，台湾高中实施了50多年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科目被废除，教学课时大幅减少。

“我们意识到这种断层一旦在孩子身上出现，是很难修复的。”段心仪说。

这之后，台湾教育界掀起反对浪潮，经过多方不断努力，终于将该课程由选修恢复为必修（基本等同于必修），并将课程名称中的“中国”改为“中华”，从2012年9月起恢复授课。

绕过了政治“险滩”，应试教育又成了“暗礁”。

台湾前教育部门负责人李建兴说，台湾几十年来一直面临升学主义抬头的难题，家长只注重智育，而不注重品德培养。

于是，台湾的文化考试经历了一个变革。早期考试只考课本，与大陆如今的考试形式差不多。后来不准考课本，而是考能力，类似于过去的科举，不考具体章节，而是出题让学生根据传统文化的义理作答。

但这也没法考核出学生真正的涵养。

经过多次调整，台湾教育界达成一致：我们把传统的好的东西教给孩子，他们会思考，碰到事情会权衡，这就达到国学教育的目的了。

董金裕欣慰地看到，面对愈发严重的“智力犯罪”时，家长和社会已经重新到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方案了。

当然，今天在台湾，传统文化的传承还面临着现代观念的考验。简而言之，传统文化如何在民间继续活下去，如何在现代社会取舍间转型？

这一点，台湾也在路上。



齐鲁晚报

B05

编辑：陈朋 美编：石岩  
2014年11月6日 星期日 组版：洛菁

汝多知乎